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宮闈類

大內聯色尚白 大內宮殿春聯，例用白絹，由翰林謹書呈進。蓋宮殿漆柱，俱大紅色，故以白者映之。

### 皇子皇女之起居

皇子生，無論嫡庶，甫墮地，即有保母持付乳媪手。一皇子乳媪四□人，保母、乳母各八，此外又有針線上人，漿洗上人，燈火上人，鍋灶上人。既斷乳，即去乳母，增諸達，凡飲食言語行步禮節皆教之。六歲，備小冠小袍鞋小靴，令隨眾站班當差，教之上學，即上書房也。黎明即起，亦衣冠入乾清門，雜諸王之列，立御前。門限不得跨，內侍舉而置之門內。惟與生母相見有定時，見亦不能多言。□二歲，有滿文諳達教滿語。□四歲，教弓矢騎射。至□六或□八而婚。如父皇在位，則居青宮，俗呼之曰阿哥所；如父皇崩，即與其生母福晉分府而居焉，母為后則否。皇女於其母，較皇子尤疏，自墮地至下嫁，僅與生母數□面。其下嫁也，賜府第，不與舅姑同居，舅姑且以見帝禮謁其媳。駙馬居府中外舍，公主不宜召，不得共枕席。每宣召一次，公主及駙馬必出費，始得相聚，其權皆在保母，即管家婆是也；否則必多方阻之，責以無恥，雖入宮見母，亦不敢訴，即言亦不聽。故國朝公主無生子者，有亦駙馬側室所出。若公主先駙馬死，則駙馬當出府，房屋器用衣飾悉入官。

### 妃嬪位次

妃嬪位次凡七級，曰皇貴妃，曰貴妃，曰妃，曰嬪，曰貴人，曰常在，曰答應。較漢時增級□四者，可謂減損。大內東西各列六宮，六宮左右，謂之東西長街。

### 先朝嬪御

先朝嬪御退居別宮者，每月分例銀至薄，不足自給，往往作針黹，令內監鬻於市肆。

### 宮女

宮女皆辮髮，必俟得寵幸後，加以位號，始上額。

### 宮女日課

宮廷歲選秀女，凡選中者，入宮，試似繡錦、執帚一切技藝，並觀其儀行當否。有不合者，命出，以次遞補，然後擇其尤者，教以掖庭規程。日各以一小時寫字及讀書，寫讀畢，次日命宮人考校。一年後，授以六法，俊者侍后妃起居，次為尚衣、尚飾，各有所守，絕不紊亂。出宮而嫁旗下男子或侍之餬口；而轉賣他處，孤苦飄零，絕無加憐者亦有之。

### 太后下嫁攝政王

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元妃，於順治己丑□二月二□八日薨。庚寅春，王納肅親王豪格之福音，【後頗指以為多爾袞罪狀。】復又與太后婚。考世祖有兩太后，一太宗元后，諡孝端文皇后，崩於順治己丑，較前於其元妃之死者數月；一太宗妃，以生世祖，遂稱太后。世祖崩後，康熙朝所孝養之太皇太后，一再奉以巡幸五臺，至康熙丁卯始崩，諡為孝莊文皇后也。下嫁者，未知為孝端，抑孝莊。意太后下嫁，並不降為王妃，故元妃之稱自若，太后之稱亦自若。張蒼水詩集中有「春官昨進新儀注，大禮恭逢太后婚」，為見於文字之一證。光緒間學士柯劭忞，先世有通籍於順治初年者，試策卷尚在禮部，竊取而歸，則見其上有「皇父攝政王」字樣，「皇父」字雙擡，與皇上字相並，頌揚之詞，固先皇父而後皇上也。今考順治丁亥、己丑兩科試策，得稱皇父攝政王者，仍有三卷，有稱皇叔父攝政王者，亦有僅頌皇上不及皇父者。惜每科前□卷進呈後留之內府，不歸禮部，即存禮部，亦多散失，故僅得三卷。其時善頌者必甚多也。

相傳當時太后下嫁，敕禮部議禮，部議成書六冊，名曰《國母大婚典禮》。其領銜者為錢謙益。聞當時百官賀表，亦出錢手筆。高宗見其書，疾謙益，故虞山著述見擯於時。

考攝政王多爾袞歿於順治庚寅，庚寅以後，當不復見試策。其婚太后，今不能定其何年，亦未見此項典禮原書，不敢信其為確。惟所稱頌皇父之三卷，以其中一卷係武進董應譽，明崇禎壬午舉人，順治己丑中式殿試，今錄其頌皇父一節，以見當時士習。其辭云：「重以皇父攝政王，訏謨偉伐，不殊一德阿衡。且啟沃忠誠，早見東山赤舄，綢繆不遺桑土，何智計之周詳也。吐握大彙風雲，又何延攬之汲皇不暇也。是真伊周作相，應五百年興王之會，合萬國而傾心，續三□世開國之勳，大一統而為烈者矣。」

右一段冠以「重以」二字，乃先頌皇上而後及攝政王者，擡頭字幾於一句數見。當時不禁提行，遇擡頭字多，行格稀疏，甚省筆墨，字亦草率多破體，絕無貼黃簽出。蓋當時士風，祇求空疏不觸忌諱無政治之談，以避興亡關係之語，即為合式。此可證皇父之稱，為臣下之頌禱，非國初所諱言也。策卷較近代者紙稍薄易書，惟摺疊較寬。董名在三甲第一百三□七。

某巨室鈔本《東華錄》中載此事，則有一詔書，謄黃宣示。略謂「太后盛年寡居，春花秋月，愴然不怡。朕貴為天子，以天下養，乃僅能養口體，而不能養志，使聖母以喪偶之故，日在愁煩抑鬱之中，其何以教天下之孝？皇父攝政王現在歸居，其身分容貌，皆為中國第一等人，太后頗願紆尊下嫁。朕仰體慈衷，敬謹遵行，一應禮典，著所司預備」云云。

### 不准纏足女人宮

順治初年，孝莊后諭：「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，斬。」此旨舊懸神武門內。

### 世祖自撰董妃行狀

世謂世祖之妃董氏，為如皋冒辟疆之妾董宛，而世祖自撰董妃行狀，則謂其為滿人。其文如下：「順治□七年八月壬寅，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崩。嗚呼！內治虛賢，贊襄失助，永言淑德，摧痛無窮。惟后制行純備，足垂範後世，顧壺儀邃密，非朕為表著，曷由知之。是用彙其平生懿行，次之為狀。后董氏，滿洲人也。父內大臣鄂碩，以積勳封至伯，殲贈侯爵，諡剛毅。后幼穎慧過人，及長嫻女工，修謹自飭，進止有序，有母儀之度，姻黨稱之。年□八，以德選入掖庭，婉靜循禮，聲譽日聞，為聖皇太后所嘉與。於順治□三年八月，朕恭承懿命，立為賢妃。九月，復進秩冊為皇貴妃。后性孝敬知大體，其於上下，能謙抑惠愛，不以貴自矜。事皇太后，奉養甚至，伺顏色如子女，左右趨走，無異女侍。皇太后良安之，自非后在側，不樂也。朕時因事幸南苑，及適他所，皇太后或少違豫，以后在，定省承歡若朕躬，朕用少釋慮，治外務。即皇太后亦曰：『后事我詎異帝耶！』故凡出入必偕。朕前奉皇太后幸湯泉，后以疾弗從，皇太后則曰：『若獨不能強起一往，以慰我心乎？』因再四勉之，蓋日不忍去后如此。其事朕如父，事今后亦如母，晨夕候興居，視飲食，服御曲體罔不悉。即朕返蹕晏，后必迎問寒暑，或意少亂，則曰：『陛下歸且晚，體得無倦耶？』趣令具餐，躬進之。居恒設食，未嘗不敬奉勉食，至飫乃已。或命之共餐，即又曰：『陛下厚念妾幸甚，然孰若與諸大臣，使得奉上色笑，以沾寵惠乎？』朕故頻與諸大臣共食。朕值慶典，舉數觴，后必頻教誡侍者：『若善侍上，寢室無過燠。』已復中夜，咸起曰：『渠寧足恃耶！』更趨朕寢所伺候，心始安，然後退。朕每省封事，抵夜分，后未嘗不侍側。諸曹章有但循往例待報者，朕寓目已，置之。后輒曰：『此詎非幾務，陛下遽置之耶？』朕曰：『無庸。故事耳。』后復諫曰：『此雖奉行成法，顧安知無時變需更張，或且有他故宜洞矚者，陛下奈何忽之？祖宗貽業良重，即身雖勞，恐未可已也。』及朕令后同閱，即復起謝曰：『妾聞婦無外事，豈敢以女子干國政，惟陛下裁察。』固辭不可。一日，朕覽廷議疏至應決者，握筆猶豫未忍下，后起問曰：『是疏安所云，致軫陛下心乃爾？』朕諭之曰：『此秋決，疏中□餘人，俟朕報可，即置法矣。』后聞之泣下，曰：『諸辟皆愚無知，且非陛下——親讞者，妾度陛下心，即親讞，猶以不得情是懼，矧但所司審慮，豈盡無冤耶？陛下宜敬慎求可矜宥者全活之，以稱好生之仁耳。』自是於刑曹爰書，朕一經詳覽竟，后必勉朕再閱，曰：『民命至重，死不可復生，陛下幸留意參稽之。不然，彼將奚賴耶？』且每曰：『與其失入，毋寧失出。』以寬大諫朕如朕心，故重辟獲全大獄未減者甚眾。或有更令

覆讞者，亦多出后規勸之力。

「嗟夫！朕日御萬機，藉后內助，故得安意綜理，今復何恃耶？諸大臣有偶干罪戾者，朕或不樂，后詢其故，諫曰：『斯事良非妾所敢預，然以妾愚，謂諸大臣即有過，皆為國事，非其身謀。陛下曷霽威詳察，以服其心，不則諸大臣弗服，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？』嗚呼！乃心在邦國繫臣民如后豈可多得哉！后嘗因朕免視朝，請曰：『妾未諳朝儀何若。』朕諭以祇南面受群臣拜舞耳，非聽政也。后進曰：『陛下以非聽政，故罷視朝。然群臣舍是日，容更獲觀天顏耶？願陛下毋以倦勤罷。』於是因后語頻視朝。后每當朕日講後，必詢所講，且曰：『幸為妾言之。』朕與言章句大義，后輒喜；間有遺忘不能悉，后輒諫曰：『妾聞聖賢之道，備於載籍，陛下服膺默識之，始有裨政治；否則講習奚益焉？』朕有時蒐狩親騎射，后必諫曰：『陛下藉祖宗鴻業，講武事，安不忘戰，甚善。然馬足安足恃，以萬邦仰庇之身，輕於馳騁，妾深為陛下危之。』蓋后之深識遠慮，所關者切。故值朕騎或偶蹶，輒怵然於色也。后自入宮掖數年，行己謙和，不惟能敬承皇太后，即至朕保母，往來晉接以禮，亦無傲慢。其御諸嬪嬙，寬仁下逮，曾乏纖芥忌嫉意，善則奏稱之，有過則隱之，不以聞。於朕所悅，后亦撫恤如子，雖飲食之微有甘蠶者，必使均嘗之，意乃適。宮闈眷屬，小大無異視，長者媪呼之，少者姊視之，不以非禮加人，亦不少有諍語。故凡見者，蔑不歡悅，藹然相親。值朕或譴責女侍宮監之獲罪者，必為拜請曰：『此曹蠢愚，安知上意，陛下幸毋怒。是瑣瑣者，亦有微長，昔不於某事曾效力乎？且冥行干戾，臧獲之常也。』更委曲引喻，俟朕意解乃止。后天性慈惠，凡朕所賜賚，必推施群下，無所惜。封皇貴妃有年，乃絕無儲蓄。崩逝後，諸含殮具，皆皇太后所預治者，視他宮侍亦無少差別，均被賜予，故今宮中人哀痛甚篤，至欲身殉者數人。初，后父病故，聞訃哀悼，朕慰之，拭淚對曰：『妾豈敢過悲，慮陛下憂。所以痛者，悼答鞠育恩耳。今既亡，妾哀愈安。何者？妾父情性夙愚，不達大道，有女獲侍至尊，榮寵已極，恐自謂復何懼，所行或不謹，每用憂念。今幸以時終，荷陛下恩，卹禮至備，妾復何慟哉。』因遂輟哀。後復有兄之喪，時后屬疾，未使聞。后謂朕曰：『妾兄其死矣。曩月必再遣妾嫂來問，今久不至，可知也。』朕以后疾，故仍不語以實，慰安之。后曰：『妾兄心矜傲，在外所行，多不以理，恃妾母家，恣要脅，容有之。審爾，詎止辱妾名，恐舉國謂陛下以一微賤女，致不肖者肆行罔忌。故夙夜憂懼，寢食未敢寧。今幸無他故，歿足矣，妾安用悲為！』先是，后於丁酉冬生榮親。初，后於朕偶有未稱旨者，朕或加譴讓，始猶申己意以明無過，及讀史至周姜后脫簪待罪事，翻然悔曰：『古賢后身本無譽，尚待罪若彼，我往曾申辨，殊違恪順之道。嗣即有宜辨者，但引咎自責而已。』后之恭謹遜善如此。后性至節儉，衣飾絕去華采，即簪珥之屬，不用金玉，惟以骨角者充飾。所誦《四書》及《易》，已卒業。習書未久，天資敏慧，遂精書法。后素不信佛，朕時以內典禪宗論之，且為解《心經》奧義，由是崇敬三寶，栖心禪學，參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語，每見朕，即舉之，朕笑而不答。后以久抱疾，參究未能純一，後又舉前語，朕一語答之，遂有省。自嬰疾後，但凭几倚榻，曾未偃臥。及疾漸危，猶究前說，不廢提持。故崩時言動不亂，端坐呼佛號，噓氣而化，顏貌安整，儼如平時。嗚呼！足見后信佛法究心禪教之誠也。先是，后初病時，恒曰：『皇太后眷吾極篤，脫不幸，病終不瘳，皇太后必深哀戚，吾何以當之！』故遇皇太后使來問安否，后必對曰：『今日少安。』一日，朕偶值之，問曰：『若今疾已篤，何以云安也。』后曰：『惡可以妾病遺皇太后憂。我死，乃可聞之耳。』泊疾甚彌留，朕及今皇后諸妃嬪眷屬環視之，后曰：『吾體殊委頓，殆將不起。顧此中澄定，亦無所苦，獨念以卑微之身，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，不及酬萬一。妾沒後，陛下聖明，必愛念祖宗大業，且皇太后在上，或不至過慟，然亦宜節哀自愛。惟皇太后慈哀肫切，必深傷悼，奈何？思及此，妾即死，心亦弗安耳。』既，復謂朕曰：『妾亡，意諸王等且必皆致賻。妾一身所用幾何，陛下誠念妾，與其虛糜無用，孰若施諸貧乏為善也。』復囑左右曰：『我逝後，束體者甚毋以華美。皇上崇儉約，如用諸珍麗物，違上意，亦非我素也。曷若以我所遺者，為奉佛誦經需，殊有利益耳。』故今殮具，朕重逆后意，概以儉素，更以賻二萬餘金施諸貧乏，皆從后意也。凡人之美，多初終易轍，后病閱三歲，雖容瘠身臞，仍時勉調無傷，諸事尤備，禮無少懈，後先一也。事今后克盡謙敬，以母稱之，今后亦視后如姊。四年冬，住南苑，皇太后聖體違和，后朝夕奉侍廢寢食，朕為皇太后禱於上帝壇，旋宮者再，今后曾無一語奉詢，亦未曾遣使問候，是以朕以今后有違孝道，諭令群臣議之，然未令后知也。後后聞之，長跪頓首固請曰：『陛下之責皇后，是也。然妾度皇后斯何時，有不憔悴憂念者耶？特以一時未及思，故失詢問耳。陛下若遽廢皇后，妾必不敢生。陛下幸垂察皇后心，俾妾仍視息世間，即萬無廢皇后也。』前歲今后寢病瀕危，朕躬為扶持供養，今后宮中侍御尚得乘間少休，后則五晝夜目不交睫，且時為誦書史，或常譚以解之。及離側出寢門，即悲泣曰：『上委我候視，倘疾終不痊，奈何？』凡後事，咸躬為葺治，略無倦容。今年春，永壽宮始有疾，后亦躬視扶持，三晝夜忘寢興，其所以慰慰解解悲憂，預為治備，皆如待今后者。后所製衣物，今猶在也。悼妃薨時，后哭之曰：『韶年入宮，胡不於上久效力，遂遽天喪耶？』悲哀甚切，踰于倫等。其愛念他妃嬪，舉此類也。故今后及諸妃嬪皆哀痛曰：『與存無用之軀，孰若存此賢淑，克承上意者耶！吾輩曷不先后逝耶？今雖存，於上奚益耶？』追思夙好，感懷舊澤，皆絕筆誦經，以為非此不足為報云。后嘗育承澤王女二人、安王女一人於宮中，朝夕鞠撫，慈愛不啻所生。茲三公主擗踊哀毀，人不忍聞見。宮中庶務，曩皆擗經理，盡心檢核，罔不當，雖未晉后名，實后職也。第以今后在，故不及正位耳。自后崩後，內政叢集，待命於朕，用是愈念后，悲感不能自止。因歎朕伉儷之緣，殊為不偶。前廢后容止，足稱佳麗，亦極巧慧，乃處心弗端，且嫉甚，見貌少妍者即憎惡，欲置之死。雖朕舉動，靡不猜防，朕故別居，不與接見。且朕素慕簡朴，廢后則擗嗜奢侈，凡諸服御，莫不以珠玉綺繡綴飾，無益暴殄，少不知惜。當膳時，有一器非金者，輒佛然不悅。廢后之行若是，朕含忍久之，鬱慊成疾。皇太后見朕容漸瘁，良悉所由，諭朕裁酌，故朕承慈命廢之。及廢，宮中人無一念之者，則廢后所行，久不稱眾意可知矣。今后秉心淳樸，顧又乏長才。洎得后才德兼備，足毗內政，諸朕志，且奉事皇太后恪共婦道，皇太后愛其賢，若獲瓊寶，朕懷亦得舒，夙疾良已。故后崩，皇太后哀痛曰：『吾子之嘉耦，即吾女也。吾冀以若兩人永偕娛我老，茲后長往矣！孰能如后事我耶？孰有能順吾意者耶？即有語，孰與語耶？孰與籌耶？』欲慰勉朕，即又曰：『吾哀已釋矣，帝其毋過傷。』然至今，淚實未嘗少止也。見今后及諸妃嬪哭后之慟，諭曰：『若輩勿深哀，曷少自慰。』乃一時未有應者，皇太后泫然淚下。朕曰：『若皆無心者乎，胡竟無一語耶？』蓋追惜后之淑德，為諸人所難及，故每曰：『諸妃嬪可勿來，重傷我心。』於此益見念后之至也。抑朕反覆思后所關之重，更有不忍言而又不能自止者。皇太后雅性脩潔，雖尋常起居細節，亦必肅然不肯苟且，如朕為皇太后親子，凡孝養之事，於理更有何忌，但以朕乃男子，故當有引嫌不能親及者，故惟恃后敬奉，能體皇太后。即皇太后千秋萬歲後，諸大事俱后經治是賴，今一朝崩逝，後脫遇此，朕可一一預及之乎？將必付之不堪委託之人。念至於茲，朕五中摧痛，益不能不傷痛無已矣。后持躬謹恪，翼贊內治，殫竭心力，無微不飭，於諸務孜孜焉罔弗周詳。且慮父兄之有不率，故憂勞成疾。上則皇太后慈懷軫惻，今后悲悼逾常，下則六宮號慕，天下臣民莫不感痛。惟朕一人，撫今追昔，雖不言哀，哀自至矣。嗚呼！是皆后實行，一辭無所增飾，非以后崩逝故，過於軫惜為虛語。后嫩素著，筆不勝書，朕於傷悼中不能盡憶，特撮其大略狀之，俾懿德昭垂，朕懷亦用少展云爾。」

#### 世祖乳母封奉聖夫人

明熹宗即位，封乳保客氏為奉聖夫人，而本朝亦有之。康熙丁巳七月二日，特封世祖之乳母樸氏為奉聖夫人，頂帽服飾，照公夫人例。自是以後，常有乳母之封，外廷諸臣且有不知其姓氏者。

#### 世祖有廢后

順治乙未八月，世祖諭禮部云：「自古立后，皆慎重遴選，使可母儀天下。今后乃睿王於朕幼時因親定婚，未經選擇，宮闈參商，已歷三載，淑善難期，不足仰承宗廟之重。謹於八月二日，奏聞皇太后，降為靜妃，改居側宮。」

#### 聖祖停止漢官命婦入宮之例

皖中某氏某氏，國初皆為漢族大家之一，世為婚姻。康熙時，某為首輔，次子某京卿，娶於某，有國色。會皇太后萬壽，預詔漢官命婦隨滿人一體入宮叩祝。屆期，在京漢族命婦之貴顯者皆入朝，兩家婦女亦盛飾而往。禮畢，皇太后命賜謙內廷。謙畢，相

率乘肩輿歸。及抵家，則某京卿妻者，衣飾猶是，面目全非，蓋已易一人矣。兩家心知其故，然不敢言。旋為聖祖所知，漢宮婦女人宮之例，遂著永遠停止。

### 聖祖廢理密親王

理密親王允礽，聖祖諸子中之嫡而長者也。直郡王允禔最長，然非嫡出，故立允礽為皇太子，命大學士張英教之，又令扈從巡狩，講解性理。然諸王覬覦儲位，允禔意尤顯，乃令蒙古喇嘛咒詛允礽，用魔術以厭之。由是允礽性貪暴，甚至窺伺乘輿，狀類狂疾。康熙戊子，詔廢幽禁。旋因究得允禔用魔術事，己丑，復立之，而允礽性情如故，乃復廢之，自此不再言建儲事矣。

康熙以後，既不立儲。高宗以皇次子永璉為孝賢后所生，特書名，封貯於正大光明殿扁中。未幾薨，諡曰端慧太子。復以皇七子永琮亦為嫡出，隱有書名之意，而永琮又薨。孝賢后傷悼過甚，不數年崩。

### 高宗有廢后

高宗繼后那拉氏隨侍孝聖后南巡，忽自翦髮，失其常度，中途送還京師。滿俗最忌翦髮，高宗諭旨，謂本應廢立，以其繼位中宮，故優容之。越數年薨，命以皇貴妃禮治喪，不得祔廟。或謂后為厄於杭州，誤也。

### 高宗納銀妃

銀妃，山東青州人，乳名珠兒。父某，諸生，年五□六，生銀妃。未二年而父死，母以家貧，不及卒養，乃送與同里黃氏為義女，故笄後尚承黃姓。黃故望族，加以珠兒有豔名，媒灼遂相屬於道，黃氏悉婉謝之。珠兒嘗語所親曰：「所貴美女者，當屏絕男子耳。明珠白璧，豈可使有瑕玷哉！」於是豔名益著。乾隆某年，高宗南巡，經魯境，有繩珠兒之美者，默誌之。及回鑾，手諭魯撫，命與黃婉商，欲迎珠兒入宮。魯撫奉諭造黃，出手諭。黃北向叩首應命，次日，輦珠兒入都。高宗安置之於坤寧宮，復恐太后知，又匿之於四知書屋。某夕，喧言珠兒承恩，敕封銀妃，佩符矣。一日，黃貪緣某監入乾清宮，高宗偶見之，問何人，黃伏地不語。內監奏為銀妃父黃某，親送銀妃入都者。高宗命回魯，詔之曰：「已有密旨至濟南矣。」黃返，則居宅一新，又有良田美池，簿錄萬數，文武官皆郊迎請聖安。黃至是遂以富稱於鄉。珠兒初入宮，禮節未諳，夜闌，輒背燈暗泣。或以奏聞，特旨慰之。某夜，偶以事忤，高宗大憤，徑出，宮人皆為之危。少選，復來昵之。越數年，征回部，獲香妃。香妃初入，與銀妃同宮，居未久，香妃遷他宮，高宗時幸之，有所賜，亦優於銀妃。香妃死，高宗大哭至病目，而棄銀妃若敝屣矣。然此實道路傳聞之傳會，未可信也。

### 高宗斥秀女

高宗嘗選秀女，忽見地上現粉印若蓮花，推問。有一女雕鞋底作蓮花形，中實以粉，故使地上蓮花隨步而生。上怒，遽令內監逐之。

### 宣宗立文宗為太子

道光庚戌正月，宣宗違豫久，猶日至奉三無私，【四字別殿名。】召見辦事。□三日，召見慎德堂，【寢宮名。】僅軍機大臣大學士祁寯藻，杜受田，尚書何汝霖，侍郎陳孚恩，季英昌五人，語良久。□四日卯初，諸臣甫入直，已傳旨召對，凡□人，蓋定郡王載銓，及軍機大臣五人，御前大臣怡親王載垣，鄭親王端華，科爾沁王僧格林沁三人，暨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尚書文慶也。宣宗冠服端坐，命至榻前，告以立文宗為皇太子。須臾，文宗入，宣宗取緘匣誥旨傳示，并諭勉諸臣，畢，各退。文宗命軍機大臣五人同閱章奏。移時，甫還直廬，忽急宣趨入，驚聞大行皇帝龍馭上賓矣。

### 宣宗殺宮眷

道光中，某夜，宣宗在乾清宮，盛怒，厲聲呵斥，立召值班侍衛王某入宮門，授以寶刀，令一宮監帶至某宮第幾室，於牀上取一宮眷首覆命，不知其為何事也。

### 文宗傳位之異聞

恭王為宣宗第六子，天姿穎異，宣宗極鍾愛之，恩寵為皇子冠，幾奪嫡者數。宣宗將崩，忽命內侍宣六阿哥。適文宗入宮，至寢門請安，聞命惶惑，疾入侍。宣宗見之微歎，昏迷中，猶問「六阿哥到否」。迨王至，駕已崩矣。文宗即位，恭王被嫌，命居圓明園讀書。咸豐庚申，海氛日急，文宗幸熱河，王從扈，卒柄大政，蓋不預外事已□年矣。

### 文宗保全奕訢

宣宗倦勤時，以恭王奕訢最為成皇后所寵，嘗預書其名，置殿額內，有內監在階下窺伺，見末筆甚長，疑所書者為奕訢，故其事稍聞於外。宣宗知而惡之，乃更立文宗。成皇后後宣宗崩，病篤時，文宗侍側，后昏瞶，以為奕訢，乃執其手而謂之曰：「阿媽【滿語呼父為阿媽，呼母為額尼。】本意立汝，今若此，命也。汝宜自愛。」旋悟為文宗，窘極。文宗乃叩頭自誓，必當保全奕訢。及穆宗以冲幼嗣立，奕訢遂長軍機，秉政。

### 琳皇貴太妃留居禁中

醇賢親王母琳皇貴太妃烏雅氏，性賢明。文宗即位，王分府於太平湖畔。太妃例應歸府，文宗甚尊敬之，故仍居宮中。

### 文宗有五春之寵

文宗喜園居。年例正月初入園，冬至始還宮。園中傳有五春之寵，所謂天地一家春者，乃孝欽后所居，其杏花春、武陵春、海棠春、牡丹春，皆漢女分居之。

### 文宗忌辰

七月□七日為文宗忌辰，□五日早，全宮移居西苑，以百僧誦經，超度孤魂。夜，孝欽后率宮眷乘船游湖，製荷花式燈，中插一燭，放於水面，意在放光明於夜間，使鬼魂得以來享也。此月中，宮眷皆不得衣鮮衣，惟深藍、淺藍二色，孝欽則黑服，手巾同色。每月朔望，例戲亦停，亦不奏樂。□七日早，孝欽跪於文宗神座前，哭泣良久。宮中皆禁葷，齋戒三日，以表誠敬。

### 穆宗憎洋貨

侍郎夏同善值毓慶宮，伴穆宗讀，嘗表一計時表，私視之，為上所見，詢是何物，侍郎直對。穆宗取而碎之，曰：「無是物，即不知時耶！」殆以熱河之恥，痛切於心，藉以抒其積憤歟？

### 穆宗微行

穆宗嘗微服出游。湖南舉人某以候試居會館，與曾國藩邸舍相望。一日午睡，見有少年人，就案視其文，以筆塗抹殆遍，匆匆即去，怪而詢諸僕，僕曰：「此曾大人之客也。曾大人出外未回，故信步至老爺處耳。」曾歸，舉人白其狀。曾大驚曰：「此今上也。」舉人駭甚，不敢入春闈，即日束裝歸。又嘗至琉璃廠購玉版宣，以瓜子金抵其值，肆夥辭不受，乃囑其隨往取銀。至午門，不敢入，棄紙倉皇遁。翌日，遣小監如數償之。又嘗自稱江西拔貢陳某，與毛昶熙遇於酒肆，微笑點首。毛趨出，亟告步軍統領，以勇士密隨左右。相傳如此，不足信也。

### 穆宗賓天之異聞

穆宗為孝欽后所出，世皆知之。或曰，實文宗後宮某氏產，時孝欽無子，乃育之，潛使人醮其母，而語文宗以產子月餘矣。文宗聞之大喜，因命名曰載淳，封孝欽為貴妃。其後文宗遺命，以載漪承大統。時載垣等扈蹕熱河，膺顧命，知孝欽必專政，謀輔幼主，宣言上非孝欽所生。孝欽怒，與恭親王奕訢謀誅載垣，自是，遂無人敢言上之自出矣。穆宗既長，微聞之，乃陰求其生母遺像。孝欽大懼，以毒物密置食物中，遂暴崩，外廷不知，遂以為痘耳。或曰，穆宗疾大漸，召軍機大臣李鴻藻。鴻藻至，立命入。時孝哲后侍，將引避，穆宗止之曰：「勿爾，師傅為先帝老臣，汝乃門生媳婦。吾方有要言，何用迴避耶？」鴻藻免冠伏地，不敢仰視。穆宗曰：「師傅快起，此猶講禮時耶？」因執其手曰：「朕不起矣。」鴻藻失聲哭，孝哲亦哭。又止之曰：「此非哭時。」

因顧孝哲曰：「朕脫不諱，必立嗣子，卿意誰屬？盍速言之。」孝哲曰：「天下多故，國賴長君。實不願居太后之虛名，貽宗社以實禍也。」穆宗莞爾曰：「汝能知大義，吾無憂矣。」乃與鴻藻謀，以貝勒載灃最賢，令人承大統，授遺詔，命鴻藻即御榻側書之，凡千餘言，所以防閑孝欽者甚至。詔草成，穆宗閱之，謂鴻藻曰：「甚善，師傅可休息，明日或猶得一見也。」鴻藻既出宮，戰栗無人色。恐為孝欽知，將不利，復馳詣孝欽宮門，請急對。孝欽召入，出詔草袖中以進。孝欽閱畢大怒，碎其紙，擲之地，叱鴻藻出。旋命斷御前醫藥飲膳，不得入乾清宮。移時，報上崩矣。或曰，穆宗患痘，孝哲怨懇孝欽於帝前，穆宗慰之曰：「卿暫忍之，終有出頭日。」時孝欽竊聽良久，遽入，捽孝哲髮，將杖之。穆宗睹狀，驚暈去，及醒，痘潰，遂崩。

### 德宗自述

德宗嘗語宮眷德菱女士曰：「西人對朕之評論若何，甚願聞之。知彼必視朕如小兒也。」德菱曰：「外人咸信聖躬大安。」德宗曰：「外人有所誤會，皆是朝廷守舊之故。朕無機會宣布意旨，或有所作為，故皆不知朕。朕惟作人之傀儡耳。以後如再詢及，儘可告以實情。朕有意振興我國，奈不能自主，此固爾所知者。至於太后，即有本領改革，亦不願做。朕知離真正改革之期甚遠，倘能如歐洲之皇帝，赴各處游歷，自是最好，然今日萬不能行耳。」德菱曰：「聞有某郡主，欲觀聖路易賽會，果往，亦可藉知外國各事，與我國異點之所在。」德宗曰：「此事向未允准，未必竟能實行。惟朕極願游歷歐洲，自為考察也。」

### 德宗繼統

同治甲戌二月，穆宗大漸，孝貞、孝欽兩太后召惇親王奕誼、恭親王奕訢、醇親王奕譞、孚郡王奕譔、惠郡王奕詳等人。孝欽后泣語諸王曰：「帝疾不可為，繼統未定，誰其可者？」或言溥倫長，當立。惇親王曰：「溥倫疏屬不可。」孝欽曰：「溥字輩無當立者。奕譞長子，今四歲矣，且至親，予欲使之繼統。」蓋醇親王嫡福晉，乃孝欽后妹也，孝欽利幼君可專政，儻為穆宗立後，則已為太皇太后，雖尊而疏，故欲以內親立德宗也。諸王不敢抗，議遂定。是日，穆宗崩，德宗入居宮中，遂即位。兩太后旨，略謂皇帝龍馭上賓，未有儲貳，不得已，以醇親王奕譞之子載灃承繼文宗，入承大統，俟生育皇嗣，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。改元光緒。醇親王疏言：「臣侍從大行皇帝有三年，時值天下多故，嘗以整軍經武，期睹中興盛事，雖肝腦塗地，亦所甘心。何圖昊天不弔，龍馭上賓。臣前日瞻仰遺容，五內崩裂，已覺氣體難支，猶思力濟艱難，盡事聽命。忽蒙懿旨，擇定嗣皇帝，倉猝昏迷，罔知所措。迨昇回家，身戰心搖，如痴如夢，致觸犯舊有肝疾等病，委頓成廢。惟有哀懇皇太后恩施格外，許乞骸骨，使臣受旃幃於此日，正邱首於他年，則生生世世，感戴高厚鴻施於無既。」旋諭令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具奏，詔准醇親王去各差，以親王世襲罔替，醇奏辭，不許。兩太后遂垂簾聽政。初，穆宗寢疾時，群疑弘德殿行走翰林院侍講王慶祺導帝冶游，致疾不起。御史陳彝假他事劾之，並謂街談巷議無據之詞，未敢瀆陳，要亦其素行不之明證，若再留禁廷之側，為患不細，非獨有玷班行而已。詔褫慶祺職，封穆宗皇后為嘉順皇后，即孝哲后也。李鴻藻、徐桐、翁同龢、廣壽請開去弘德殿行走，許之。罪總管太監張得喜等，戍黑龍江。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奏，略謂：「大行皇帝沖齡御極，蒙兩宮皇太后垂簾勵治，有三載，天下底定，海內臣民方將享太平之福，詎意大行皇帝皇嗣未舉，一旦龍馭上賓，凡食毛踐土者，莫不籲天呼地。幸賴兩宮皇太后坤維正位，擇繼咸宜，以我皇上承繼文宗顯皇帝為子，並欽奉懿旨，俟嗣皇帝生有皇子，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。仰見兩宮皇太后宸衷經營，承家原為承國，聖算悠遠，立子即是立孫。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，即大行皇帝統緒，亦得相承勿替，計之萬全，無過於此。請飭下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，頒立鐵券，用作奕世良謀。」奉兩宮懿旨：「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，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，業經明白宣示。茲據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奏，請飭廷臣會議頒立鐵券等語，冒昧瀆陳，殊堪詫異。廣安著傳旨申飭。」孝哲后本失愛於孝欽，穆宗病，孝欽以其不能防護，掌責之；又以孝欽不為穆宗立後，以寡嫂居宮中，滋不適，乃仰藥殉焉。光緒甲子四月，命翁同龢、夏同善授讀毓慶宮。御史潘敦儼請表揚孝哲后，以光潛德。詔稱：「孝哲毅皇后已加諡號，豈可輕議更張。該御史率行奏請，已屬糊塗，并敢以無據之詞登諸奏牘，尤為謬妄。」下吏議奪職。丙寅三月庚午，葬穆宗孝哲后於惠陵。吏部主事吳可讀先以御史請誅烏魯木齊提督成祿，言過戇，落職，穆宗登極，起廢員，用主事。可讀慮大統授受之間，類多變故，鑒宋太宗、明景帝之故事，思以尸諫，而堅為穆宗立後之信，乃請於吏部長官，隨赴惠陵襄禮。還次薊州馬伸橋三義廟，於閏三月五日之夜，飲毒畢命，遺疏請吏部長官代奏，自稱罪臣以聞。吏部以其疏上。詔言：「同治三年二月初五日降旨，嗣後皇帝生有皇子，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。此次吳可讀所奏，前降旨時，即是此意。著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吳可讀原摺會同妥議具奏。」可讀遺言葬薊州，謂出薊州一步，即非死所。旋有徐桐、翁同龢、潘祖蔭連銜一疏，寶廷、黃體芳、張之洞、李端棻各一疏，均付王大臣併議。四月，禮親王世鐸等奏：「遵旨於本月初一日齊赴內閣，將可讀奏摺公同閱看。據奏內有仰乞我皇太后再降諭旨，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等語，臣等恭查雍正七年上諭，有曰：『建儲關係宗社民生，豈可易言。我朝聖聖相承，皆未有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，乃開萬世無疆之基業，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厚者，愚人固不能知也。欽此。』跪誦之下，仰見我世宗憲皇帝貽謀之善，超亙古而訓來茲。聖諭森嚴，所宜永遠懷遵。伏思繼統與建儲，文義似殊，而事體則一。建儲大典，非臣子所敢參議，則大統所歸，豈臣下所得擅請。我皇上續承大位，天眷誕膺，以文宗之統為重，自必以穆宗之統為心，將來神器所歸，必能斟酌盡善，守列聖之成憲，奉天下以無私。此固海內所共欽，而非此時所得預擬者也。況我皇太后鞠育恩深，宗社慮遠，前者穆宗龍馭上賓時，業經明降諭旨，俟皇帝生有皇子，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。懿訓煌煌，周詳慎重。是穆宗毅皇帝將來繼統之義，已早賅於皇太后前降諭旨之中，何待臣下奏請。吳可讀以大統所歸，請旨頒定，似於我朝家法未能深知，而於皇太后前次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細心仰體。臣等公同酌議，應請毋庸置議。」旋奉兩宮懿旨：「前於同治三年三月初五日降旨，俟嗣皇帝生有皇子，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嗣，原以將來繼緒有人，可慰天下臣民之望。第我朝聖聖相承，皆未明定儲位，彝訓昭垂，允宜萬世遵守，是以前降諭旨，未將繼統一節宣示，具有深意。吳可讀所請頒定大統之歸，實與本朝家法不合。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，將來誕生皇子，自能慎選賢良，繼承統緒，其繼大統者，為穆宗毅皇帝嗣子，守祖宗之成憲，示天下以無私。皇帝亦必能善體此意也。所有吳可讀原奏，及王大臣等會議摺，徐桐、翁同龢、潘祖蔭聯銜摺，寶廷、張之洞各一摺，並閏三月七日及本日諭旨，均著另錄一分，存毓慶宮。至吳可讀以死建言，孤忠可憫，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議卹。」

### 德宗習英文及與德菱女士之談話

宮眷德菱女士，於夏季，日以一小時教德宗英文。德宗能強記，進步亦速，雖口音不甚清，而不久即能誦讀本中之短篇故事，且兼習古字花字。孝欽后觀之，亦喜曰：「我也想學。」但讀兩課後，即不耐煩矣。一日，德宗語德菱曰：「汝勸太后行新政，朕未見如何有效。」德菱曰：「菱入宮已見多事，新建之殿，亦其一也。」德宗聞之，皆以為不足道，曰：「至正當之時，或有用汝處。」言畢，有沈吟不定之狀。

### 德宗在瀛臺之起居

德宗幽居瀛臺，所居為涵元殿，僅三楹，每楹不過方丈。其對面之辰香殿，為隆裕后所居，南北寬不過八尺。德宗偶一登樓遠望，或有吁嘆聲，宮監即密報孝欽后。其地四面皆水，水闊一丈五尺餘，有吊橋，日間放下，夜拽起。光緒戊戌冬，某日大雪，孝欽在慈寧宮，命小內監某攜狐裘一襲，送瀛臺賜德宗，諭曰：「爾持以與帝，言為老佛爺所賜。衣料雖非緞類，鈕扣皆金所製，須連續言之。帝有何語，歸即報我。」內監領命去，以裘進帝，如孝欽旨。德宗曰：「吾知之。」某連言不絕，怒曰：「吾知之矣，死未得其時與地耳！歸報太后可也。」

### 兩宮先後升遐

光緒戊申四月九日，迎醇王載灃之子入宮。時孝欽后已病篤，尚召至牀前。明日，德宗賓天。樞臣草遺詔，孝欽扶病披閱；又明日，孝欽上仙。蓋兩宮升遐，相去僅二日耳。

### 宣統帝入嗣

光緒戊申，兩宮病篤。□月某日午，召樞臣世續、張之洞、那桐入，奕劻適謁東陵，孝欽后詢諸臣擇近支王子入宮讀書事，諸臣莫敢言。世續奏曰：「太后擬選儲為社稷萬世計，此周文、武之用心，甚盛甚盛。惟今內憂外患，交乘游至，奴才不敏，竊以為宜選擇年長者。」【定制，親王以下滿員稱奴才，宣統初革除。】孝欽拍牀怒詈曰：「此何等重事，而若敢妄言！」張之洞曰：「世續承太后垂詢，臣亦據愚慮約言之。立儲自宜承宸斷。」孝欽默然良久，徐言：「載灃子溥儀尚可，但年稚耳，須教之。爾等議所可者。」之洞曰：「載灃懿親賢智，使攝政，當無誤。」引國初睿親王輔導事證之。孝欽曰：「得之矣。」趣擬詔。之洞謂奕劻東陵即旋，請翌晨進呈，孝欽促即下詔。次晨，奕劻輕輿抵宮門，諸人達孝欽意，奕劻攢眉曰：「方今國家多難，選儲似宜年長者。」諸人邀奕劻入對自陳之。既見孝欽，索閱草詔畢，云：「趣下詔，布天下。」奕劻卒未敢言。宣統帝入宮時，醇王太福晉大哭，以為「殺我子，復戕我孫，雖擁皇帝虛名，實等終身圈禁耳」，抱宣統帝不釋手。經諸臣婉勸，謂不可抗旨，始由侍衛及諸王公大臣擁之去。

### 美人述宮事

美醫古力架曾入宮，為宣統帝診疾，出而語人曰：「帝食燕窩太多，致不消化，喉吻奇渴，故頻頻飲茶。」帝臥床極大，足容五六人，晨六時，即起而啖飯，然後往謁隆裕后。日夜保抱者，為宮人張氏，年約四□餘歲，並教其寫字。張為孝欽后生時所選用者，即臥帝床側。帝室多置奇物古玩，以供娛賞。

### 孝貞后嫺禮法

孝貞后工文翰，嫺禮法，容色冠後宮。先為貴妃，孝德后崩，遂正位。文宗幾暇，偶以遊宴自娛，婉言規諫，未嘗不從。外省軍報及廷臣奏疏之寢閣者，聞孝貞一言，無不立即省覽。妃嬪偶遭譴責，皆為之調停，旋蒙恩眷。咸豐庚申，英法聯軍入京，恭王留守，文宗倉皇攜后妃奔熱河，聖意不樂，因御書「且樂道人」四字，命張諸行殿。孝貞執不可，云：「天子一日二日萬幾，安有自求逸樂之理。今雖蒙塵，尤不宜有此。」親督內侍去之。次年秋崩。是時穆宗生已六歲，孝欽后以子貴，已並位稱太后矣。【坐朝，穆宗中位，孝貞、孝欽坐幃中，朝臣跪於地毯，內臣並稱曰東太后、西太后。東后謂孝貞，蓋以坐位名之也。】時孝貞二□七歲，少孝欽一年，而容貌如五□外人。服御簡樸，一若寒素。當孝欽初得幸時，文宗常晏起。故事，帝宿某處，御某人，有冊籍報后，不合格者，杖斥。內監之承伺者，屆時於寢門外誦祖訓，帝必披衣起而跪聽，出朝乃止。丙辰春，文宗宿孝欽所，數日不視朝。孝貞諷其故，乃頂祖訓至宮，正跪，命人請皇帝起，聽訓。文宗亟止之，曰：「予即聽朝，勿誦訓。」逮出朝，少時即退，問后何在。或對御坤寧宮，坤寧宮者，皇后行大賞罰之所也。文宗至，則孝貞坐於中，孝欽跪於下，孝貞歷數其過，將杖辱之。文宗大呼曰：「請皇后免責，渠已有娠矣。」孝貞下座，曰：「帝胡不蚤言。吾之杖伊，遵祖制也。受杖墮娠，失祖訓矣。皇上春秋雖盛，儲宮未備，吾安可守一訓，而失列祖列宗萬世之遺意哉！」因涕泣久之。及與孝欽后垂簾聽政，首簡恭王入軍機處，時國人稱孝貞優於德，而大誅賞大舉錯，實主之；孝欽優於才，而判閱奏章，裁決庶務，及召對時諮訪利弊，悉中窳會。孝貞見大臣，訥訥如不出諸口，有奏牘，必孝欽為誦而講之，或竟月不決一事。然至軍國大計所關，及用人之尤重大者，孝貞偶行一事，人皆額手稱頌。同治初元，鑒曾文正公之賢，自兩江總督簡授協揆。迨何桂清失陷封疆，厥罪甚重，刑部已論斬矣，潛乞同鄉同年及同官京朝者□七人上疏救之，朝廷幾為所惑。孝貞后獨納太常寺卿李棠階之奏，命斬桂清以警逃將，全國為之震肅。尋以李棠階碩望名儒，命為軍機大臣，一歲中遷至尚書，其後頗多獻替。勝保以驕蹇貪淫，逮下刑部獄，亦用棠階言賜死。蘇、浙之復也，曾、李、左錫封侯伯，實出孝貞意。及太監安得海稍稍用事，潛出，過山東，巡撫丁寶楨劾奏之，孝貞問軍機大臣以祖制，大臣對言當斬，即命就地正法。孝欽性警敏，銳於任事，孝貞悉以權讓之。穆宗孝事孝貞，能先意承志，孝貞撫之，亦慈愛備至，故上亦終身孺慕不少衰，雖孝欽為上所自出，無以逾也。

### 孝哲后為穆宗所敬禮

孝哲后為承恩公崇綺女，同治壬申，與鳳秀之女同選入宮，時年□九，而鳳女年□四。孝欽后欲立鳳女，孝貞后欲立孝哲，相持不決，召穆宗自定之，如孝貞旨，遂立之為中宮，封鳳女為慧妃。孝欽大不懌，論穆宗曰：「慧妃賢明，宜加眷遇。皇后年少，未嫺禮節，皇上毋得輒至中宮，致妨政務。」而陰使內監監視之。穆宗意亦不懌。然孝哲氣度端凝，不苟言笑，穆宗始終敬禮，宮中無事，恆舉唐人詩以試之，輒應口背誦。穆宗益喜，伉儷綦篤，雖燕居，曾無褻容狎語。孝貞尤甚鍾愛之。而孝欽則大忿，孝哲入見，從不假以辭色。既失歡，又遭穆宗賓天之變，獨處宮中，益鬱鬱。孝貞時召與語，力撫慰之。

或曰，穆宗升遐時，孝哲力爭立嗣，孝欽意已定。鴻藻方入內，孝哲向之泣告，且謂之曰：「此事他人可勿問，李大臣，先帝之師傅，當獨力維持。我今為此大事，給師傅磕頭。」鴻藻亟退避，卒緘默無言。

### 孝欽后自述

孝欽后嘗語人曰：「我自幼受苦，父母不愛我，而愛我妹。入宮後，宮人以我美，咸妒我，但皆為我所制。文宗專寵我，迨後皇子生，我之地位更鞏固矣，惟以後又交否運。咸豐末年，文宗臥病，外兵入城，燒圓明園，我避難熱河。時予年尚輕，文宗病危，皇子又小，東宮之姪，乃一壞人，謀奪大位，勢甚危急。予抱皇子至文宗牀前，問大事如何辦理，文宗不答。予復告以兒子在此，文宗始張目答曰：『自然是彼接位。』語畢，即賓天矣。予見大事已定，心始安。然彼時雖極悲痛，以為猶有穆宗可倚。孰意穆宗至□九歲，遽又夭折。自此予之境遇大變，希望皆絕。東宮又與予不和。越數年，東宮去世。今上初入宮時，方三歲，瘦弱多病，其父母不敢給以食物。汝等知其父即醇王否？其母為我之妹，我妹之子，即與我親生者無異，故決意立之也。」

「據李蓮英言，外國教士以藥給我國人服食，故我國人心變壞。在初入教時，教士每假意令人細思，表面故作不強人人教之態度。我國小兒，輒被騙去挖眼睛作藥。」

「汝等知義和團因何起事？蓋從教者恃教為護符，橫行鄉里，故義和團起而復仇。但行為亦太過，在京縱火圖財，不問是否教民，概被亂劫。汝等要知從教者乃極壞之人，每強奪他人田產，外國教士偏信袒護，不問事之是非情理，凡教徒犯罪，見官不跪，放肆無禮，不服國法。外人信一面之辭，強迫官吏釋放罪人，真是不平已極。我看我國上等好人，亦未必入教也。」

「康有為擬設法使皇帝歸教，然我在，總不能允。外國之海陸軍及機器，我亦稱之，但文化禮俗，總是我國第一。外間多謂庚子年，政府與義和團通同一氣，其實不然。我知以後必貽禍，故頒發上諭，飭兵勦拿，奈其時事已不可收拾矣。我本決意不出宮，一老婦耳，生死何足介意，而端王、瀾公勸予即行，復以喬妝相勸。予怒斥之。及還京，頗聞有人謂予出宮時，著僕婦服，坐破驢車，而僕婦則偽飾予妝坐轎，其實安有此事。拳匪亂時，無一人願隨我行，且有先避者，否則亦不肯事事。予因宣言曰：『汝等願隨者隨！』當時應者極少，計不過太監□七人，僕婦二人，宮女小珠一人也。宮中原有太監三千，早已逃矣，且有面予而將貴重花瓶擲碎於地者。我憤極大哭。既在途，某日大雨，轎夫數人逃去，驢亦死數匹，大雨不止，其苦為生平所未受。某知縣辦差頗盡力，惜食物缺乏，有時間太監向知縣咆哮，知縣長揖以謝之。予怒責太監，謂我輩倉猝出行，凡辦差者，自應體諒，不能苛求。行月餘始抵西安，病三月。住撫署內，屋舊而溼，皇帝亦病。此行無異充軍。光緒二□八年返京，見宮中景象大變，貴重器皿，或毀或失，西苑珍寶，無一存者。予每日禮拜之白玉觀音，被人斫斷手指，且有洋人曾坐予寶座攝影者。迄今言之，不禁傷心至極也。」

「予最恨人言庚子事。予乃最聰明之人，嘗聞人言英王維多利亞事，彼於世界關係，殆不及予之半。予事業尚未告成，亦無有能逆料者，或尚有可使外人震驚之事，或尚有迥異於前之事，均未可知。英為世界最強國，然亦非維多利亞一人之力。英多賢才，各事皆由巴力門議定，彼惟畫諾而已。我國大事，皆予獨裁，雖有軍機大臣，亦惟贊襄於平時，皇帝更何知。庚子以前，予之名譽甚佳，海內晏然，不料有拳匪之亂，為夢想所不及。綜稽生平，謬誤即此一舉。予本可隨時諭禁拳匪，而端、瀾力言拳匪可信，為天所使驅逐洋人者，蓋即指教士而言。予固最恨耶教，當時聞言默然，後亦知端瀾所行之太過。一日，端王率領拳匪頭目至頤和園，召集太監，在殿前查驗頂際有無□字。既而端王謂有二監信教，當如何辦理。予怒斥之曰：『未發詔旨，何故擅領彼等入

宮！』端王謂其權力甚大，可以殺盡洋人，有諸神保護，不畏鎗礮，曾經試驗，鎗打並無傷痕。因擅將二監交與拳匪頭目辦理，予亦允之。旋聞二監被殺於園。次日，端瀾又帶拳匪頭目入宮，令太監燒香為非教徒之證。自此遂逐日進宮，授太監法術，謂京城人民大半已習拳矣。第三日，宮監皆作拳裝，坎肩包巾皆紅色，褲獨黃，予之左右皆然，心甚不悅。瀾公復以拳衣進呈。時軍機大臣榮祿方請一月病假，一日，忽報病愈，明日即須入宮，知其必有要言也。及榮祿至，則謂拳民煽惑百姓，殺洋人，恐國家受害。余問應如何辦理，榮祿謂須與端王商量。次日，端王入宮，謂昨與榮祿大爭，今京城已成義和拳之世界矣，若與反對，彼必盡殺居人，大內亦難幸免，董福祥已允助攻使館。余至是大懼，知大事已去，立召榮祿，並留端王在側。榮祿至，顏色憔悴。告以端言，大驚，請立發一諭，聲明拳為秘密會黨，百姓不可信從，飭步軍統領悉逐其在京者。端大怒，謂此諭果下，拳必入宮，大肆誅戮。余不得已而從端言。端去，榮祿謂拳必為禍，端喪心病狂，必助其圍攻使館。拳民未嘗讀書，以為祇有在華之些少洋人，殺之即為無事，不知各國如何強大，若將在華者殺之無遺，必將報仇。洋兵即殺一百拳民，毫不費事。請余飭轟士成防守使館，余即允之。又令榮祿就商於端瀾。一日，端瀾進宮，請諭飭拳民先殺使館洋人，再殺其餘，余卻其請。端謂事急不能再延，拳已備明日攻使館。余怒，令監逐出。端臨行，言：『我當代發諭旨，不問爾之願否。』既出，即矯詔行事。於是遂死無數生靈。及後，端見拳不可恃，洋兵將至，始勸余等離京。余之名譽，遂隳於一旦。此事由於前無主意，鑄此大錯，誤信端王，皆為彼一人所害也。」

### 孝欽后起家貴人

孝欽后初入宮時，封蘭貴人，後封懿嬪，再進懿妃，咸豐辛酉，遂為天下母。

### 孝欽后省親

穆宗誕生九月，時孝欽后猶為妃也，承文宗特恩，賜回家省親一次。先有太監至其家，告以某時駕到。屆時，太監及侍衛群擁黃轎而至，其母率家人親戚排立院中。入內堂，太監請妃降輿，登堂升坐，除母及長輩外，皆跪地叩頭。排筵宴，母陪坐於下，蓋以妃為皇子之母也。

### 孝欽后誅肅順之異聞

肅順之伏法，孝欽后欲以滅其口耳。初，孝欽入宮，撥充宮苑女侍，地曰桐陰深處者，即其給役所也。天性敏慧，喜歌，以少從其父惠敏宦南中久，善南曲。一日，文宗微步至苑林，聞有曼聲度南畝者，尋聲而往，因得見，遂幸之。有機智，遇事輒先意承旨，深嬖之。未幾，生穆宗，進封為妃。迨貴，漸怙寵而肆驕，久之，不能制。適粵寇難發，文宗憂勤國是，叢脛萬端，乃得以弄權宮掖。文宗浸知之，漸惡其為人。肅順者，才略聲華為宗室冠，文宗素倚重之。孝欽知文宗且疏己，隱冀得肅以自援，而肅則以諗知后之往事，良輕后，后因是銜肅。一日，文宗於宮沼為春日泛舟之戲，后自陳寓南方久，習操舟技，乃親理篙楫以侍。詎文宗立未定，而后篙遽下，舟為之側，文宗顛墮水，創其足，文宗乃深憾后。會又有間后者，以那拉將覆滿洲咀咒之說進，文宗乃擬致之死，嘗謂肅曰：「朕不日將效漢武帝之於鉤弋夫人故事，卿謂何如？」肅噤齟，不敢置一辭。后聞之，愈啣肅。熱河之狩，變起倉卒，文宗憂憤，乃遷怒於后。病漸竺，自為遺詔曰：「朕死，必殺西后以殉，毋使覆我宗。」急召肅，將使受顧命，行遺詔事。有李蓮英者，后之梳頭監也，工按摩術，因進技於上，窺枕角，得遺詔，亟訴后。后乃泣籲於醇王之福晉，福晉曰：「此亂命也，當為若已之。」立戒車，馳赴行在。及入宮，文宗已崩，搜衾枕，獲遺詔，就殘燭焚之，灰甫燼而肅已至。肅入，知已崩，詢監以時，監懵然不能對，迴首御榻側，見后擁穆宗立。轉以詢后，后解襟端所繫時表，直前授肅，厲聲曰：「若自省之！」未幾，肅退，后乃密謀醇王，置肅於法。

### 孝欽后輕騎入圓明園

咸豐時，尚書江寧何某值圓明園。忽聞警鞭鳴，急率百官跣迎門外，見乘輿尚遠，有一騎如飛而前，坐一宮人，垂鞭欹躬，向眾而哂曰：「何今日侏儒之多也！」舉鞭揚長而去。蓋百官皆跣，故皆如侏儒耳。後訪知乘者，為生皇子之貴妃，即孝欽后也。

### 孝欽后戒煙

道光季年，五口通商，洋藥弛禁，朝野上下，無不嗜之。文宗初立，亦常吸，呼為益壽如意膏，又曰紫霞膏。及粵寇事急，宵旰焦勞，恆以此自遣。咸豐庚申，英法聯軍入京，文宗狩熱河，有汲汲顧景之勢，更沈溺於是，故孝欽后亦沾染焉。所吸鴉片，稱福壽膏。福壽膏者，粵人陸作圖所製者也。其家有井，水湛然而碧，以煮煙，殊佳。及陸作圖死，而其妻繼其業，凡以煙求煮者，需銀二兩，煙成，試吸，芬芳酷烈，迥異尋常。其法不傳戚友，惟陸妻得其竅奧，故每月可獲二百餘金。孝欽喜之，賜名福壽。煙鎗亦廣州竹，質粗如兒臂，上安小管，藉通呼吸。煙鎗有架，隨燈之高下遠近為之。內監跪地燃膏以進，不敢稍稍欹斜也。曾持至某骨董鋪中修理，色如紅玉，斗下陷痕分許，鸞環似帶，則信已月久年深矣。光緒末年，再申煙禁，孝欽亦自克。及大漸，慶王勸開禁，以小金盒進曰：「太后為天下臣民主，朝野攸賴。日來慈躬不豫，艱鉅益增，今以戒煙致疾，一旦不諱，恐非所以重蒼生之寄託也。」孝欽擲其盒於地，且加申飭，翌日遂崩。

### 孝欽后之門禁

凡在宮諸人之入孝欽后宮者，必先奉命，否則無論何人，概不得逕入，皇后亦然。

### 孝欽后起居

孝欽后所居，廣廈□楹，作橫排式，屋宇深邃。窗榻之屬，髹工極細，五色繚繞，令人眩耀。玻璃窗低垂錦幔，其中陳設，非外人所能窺見矣。及寢，兩首領太監侍坐床前，名曰押風；小太監百餘人，侍立迴廊，名曰坐更，天明始散。並有宮女為之捶腿，至睡熟乃已。

孝欽夢回枕上，必鍊八段錦工夫，繼進人乳一盃，然後離床盥漱。內監揭繡花窗擋，則晨光尚覺熹微也。有報請者，如古時叫且雞人，孝欽晨興，其人必在窗外大聲呼曰：「老佛爺醒了！」內監輩乃魚貫入寢宮，趨躡伺候。

### 孝欽后牀榻之陳設

孝欽后每日晨起，輒命太監將被褥曝於院中，以刷刷牀。於氈上加黃緞褥三條，各色絲被單數條，其上又鋪黃被單，為金龍藍雲頭花樣。枕甚多，一實以茶葉，一即耳枕，約長□二寸，中有方約三寸之穴，乾花塞之，睡時可聽聲，蓋慮為人所暗算也。黃被單，又有紫藍淺紅綠色被六條。綉帳鑲花，牀懸滿儲香料之紗袋，其中麝香頗多，孝欽所嗜也。

### 孝欽后出行之鹵簿及后妃之轎色

孝欽后乘輿出，德宗亦必隨扈，炎風烈日，迅雷甚雨，不敢乞休也。孝欽轎過宮門時，后妃以下皆跪送，轎過乃起，各上轎隨行。孝欽轎前導以兵，左右有親王四人騎馬來護，太監四五□人騎而從於後。帝后轎與太后轎均正黃色，妃嬪轎暗黃色，餘為紅色。

### 孝欽后閒游

孝欽后散步園中，行路甚速，從者追隨其後，不敢言憊，然太監輒攜黃緞椅在後，以便因時小憩。又有一犬隨之。有時坐轎，則與早朝之敞轎不同，黃桿黃繩，二太監抬之，每角有一太監，都凡四人扶之而行。孝欽喜雨行，若非大雨，輒不張傘。隨侍宮眷之太監皆備雨傘，惟不敢用，凡事皆然。如孝欽欲步行，宮眷亦隨之步行，如欲乘輿，宮眷亦隨之乘輿。孝欽晚膳後，必在寢宮前後巡行一周，然後闔門，宮監調之遶彎子。侍臣聞下筵鑰，即歸休矣。

### 孝欽后閱封奏

日由太監將奏事處所進黃紙封盒上呈，孝欽后輒自啟封。德宗侍側，孝欽閱畢，交德宗，德宗閱後，仍置盒內，不置喙也。

### 孝欽后選處女為宮眷

侍奉孝欽后、皇后之宮眷，有時為德宗司侍奉之役，此輩大率自滿洲上三旗選之。上三旗者，正黃、鑲黃、正白三旗也。且多

選處女，間亦選有夫者，有夫者每隔二三月許回家一次。

### 孝欽后戲繆素筠

滇中繆素筠女士以代孝欽后作畫，供奉宮中，軀肥而矮。孝欽嘗覓得大號鳳冠一頂及玉帶蟒袍之類，命著之，侍立於旁，以為笑樂。

### 孝欽后寵李蓮英妹

李蓮英之妹頗慧黠，為孝欽后所寵，嘗入宮隨侍，或值宿，經月始出，其時尚未適人。某日，侍孝欽游頤和園，遇蘇拉某，頗英秀，孝欽曰：「此人有後福，可妻也。」遂以李妹指婚，蘇拉叩謝。不數月，此蘇拉者，已擢為內務府堂郎中矣。【為內務府最佳之缺。】婚之日，孝欽賜奩資甚厚，尋常格格不能及也。

### 孝欽后逐金華櫃夥

孝欽后好食熟雞卵，晨必四枚，需二□四金，皆金華飯館所進。其櫃夥史某，嘗隨李蓮英潛入宮。一日，為孝欽瞥見，蓮英以實告，孝欽大怒，令逐之。

### 孝欽后有遺帑

光緒甲午，中日戰事亟，孝欽后欲以所積金銀合一千五百萬鎊交匯豐銀行，運至英倫，匯豐索酬資每百二釐五，不允。和議成，遂止。庚子西狩，則悉埋於地，旋被人發掘，取去無數。其地後歸美軍管理，然僅餘九百餘萬。及回鑾，一以儲蓄為事，繼長增高，至末年，乃積至二千五百萬鎊。世所稱孝欽遺帑者，即此也。

### 孝欽后待滿族

本朝開國，重用滿人。咸、同間，粵寇構難，曾文正、胡文忠、左文襄、李文忠次第蕩平之，滿員著武功者，塔忠武、多忠勇而已。孝欽后秉政，封疆重寄，治兵提鎮，漢員約□之九。光緒甲申後，興海軍，建署天津，醇王統之，李為副，實則李為政也。甲午師潰，承恩公桂祥奉命巡邊，越月而即召還。

### 孝欽后怒責德宗

光緒戊戌八月初四日，黎明，德宗詣宮門請安，孝欽后已由間道入西直門，車駕倉皇返。孝欽直抵德宗寢宮，盡括章疏，攜之去，怒詰曰：「我撫養汝二□餘年，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！」德宗戰栗，不發一語，良久，囁嚅曰：「無此意。」孝欽唾之曰：「癡兒！今日無我，明日安有汝乎？」遂傳懿旨，以上病不能理萬幾為辭，臨朝訓政，凡所興革，悉反之。譚嗣同等之死，御史黃桂鋆實促之，疏謂該員罪狀已明，可無事審訊，說者謂桂鋆恐對簿時牽及聖躬也。

### 孝欽后欲使德宗割股

孝欽后不豫，德宗侍，太監李蓮英在內供奉。孝欽笑曰：「我病恐不起，俗云以人肉煎湯服之，便愈。」語畢，視德宗，德宗默然。李退，即請假。遣太監德存往問，德報曰：「蓮英憂太后體不豫，驚臥不起。」越數日，孝欽漸痊，始探悉李曾割股肉煎藥也。孝欽聞之，歎息者再，於是益疏德宗而愛李。

### 孝欽后謀廢德宗

載漪詔事李蓮英，使在孝欽后前陷德宗，李終不忍。太監馮某，豺狼性成，於孝欽前時有獻計，頗為所動，立大阿哥之事，馮實居禍首。李嘗謂人曰：「我在后前，惟有順旨，絕不敢違惡。外人皆詛咒我，不知我實為馮所賣也。」光緒戊戌事敗，德宗聞耗驚絕，跪求計於李。李曰：「求馮。」馮對曰：「恐不可活。」帝入後宮，欲自殺，俄侍衛擁至，遂被禁。孝欽急召近支王公及載漪、徐桐、王文韶等，欲飲德宗酒。時德宗面如死灰，喘息急促，著一履。孝欽欲親賜酒，群臣呼萬歲，文韶等不奉詔，遂得免，因命以瀛臺居德宗。

每朝罷，即以籐椅昇德宗置臺中，后及妃嬪均隔絕，侍者皆孝欽所派，一舉一動，皆密報。一日，帝於後宮與宮人私語孝欽，孝欽知之，傳宮人嚴責之，宮人調謗后，益怒，盡拷宮人。某宮人曰：「帝將不利聖后。」遂將前所傳之人杖殺之，派李等二□人監視德宗，此戊戌□二月事也。次日，即召王公大臣密謀廢立，意既定，遂先以溥儀為穆宗嗣，諭軍機草詔進。孝欽在慈寧宮，召德宗入，以詔示之，盛氣謂曰：「汝意若何？」帝頓首曰：「此素願也。」孝欽曰：「汝既願之，曷繕此發布。」言已，命內侍以硃筆進，乃照錄一通，甫竣，咯血不止，幾暈仆。孝欽佯惻然曰：「汝宜保重。」即命內侍以籐椅至，為整理枕褥，扶令上輿，若不勝其慈愛者。及德宗回瀛台，孝欽色復變，翌日，立嗣之詔遂下。

光緒戊戌政變後，論者皆謂立大阿哥溥儀事，徐桐預其謀，然徐之不召見者近□年。己亥□月，忽入直，孝欽后賜食，特撤御筵銀魚火鍋賞之。食訖，入謝，慰勞備至。語及穆宗時事，因垂泣曰：「皇帝不能生育，穆宗不可無後。」徐曰：「皇上能否生育，宮壺事，臣不能知。」孝欽復曰：「穆宗終不可無後。」徐亂以他語，孝欽默然，遂退。某日將夕，內監傳語太后有旨，令中堂至菊兒胡同榮相宅，有大事會議。徐至，則崇綺已在。語及廢立，徐曰：「老臣不敢與聞。」榮曰：「我亦如是。」徐大呼輿歸，入門，氣憤憤，頓足撕朝珠，立斷，曰：「崇文山荒謬之至，荒謬之至！」家人莫測其故，不敢問也。越數日，薄暮，其門生御史楊崇伊往謁，辭以將睡。楊告以有大事，堅請見。坐甫定，呈摺稿，蓋請廢立也。徐閱甫半，曰：「我勸君不可如此荒唐。」端茶呼送客。楊出門，車後載氈被，徐家人尾之，驅向定王府大街去矣。

### 孝欽后立溥儀為大阿哥

孝欽后欲廢德宗，於是文廷式、翁同龢皆罷歸，李鴻章以文華殿大學士為首相，李故骨鯁，孝欽頗敬憚之。光緒己亥冬杪，兩廣總督出缺，命李任其事。故事，京大員外放，約半月始行。李始陛辭，命下督迫殊急。抵粵未幾，某日午，法領事詢海關監督某，本日有立儲事。某詢奚至，法領謂今晨駐京使電巴黎政府，政府轉安南法督，更電粵。某偕司道謁李。故事，宮中大事，由閣臣軍機會議後行。時鴻章去京日邇，聞言良久，曰：「寧有此？吾未奉詔，而法領先有聞乎？」午後四時果奉詔，法領事之言始信。

溥儀，端王載漪子也。端之福晉為阿拉善王女，雅善詞令，能伺孝欽后意旨，日侍左右，親為扶輿。大阿哥之入嗣也，福晉之力為多。

溥儀頑戾尙其父，孝欽篤愛之。不樂讀書，時與內監擊瓦片水上，計其縱躍次數以賭勝負，【俗名打水撇。】又嘗於西安行宮殿上踢毬子。【毬子以二銅錢布包裹，插雞毛錢孔中，兩足內轉，向空中送之，能者高丈許。冬月門上侍衛及內監為之以禦寒。】殿官謂寶座前不宜作此，溥儀罵曰：「寶座是我所坐，爾乃相厄邪！」後以光緒庚子拳匪事，防外人干涉，除名，孝欽命月給四百金贍之。

### 孝欽后率德宗西狩

光緒庚子，孝欽后率德宗西狩。既出險，語侍臣云：「吾不意乃為帝笑！」至太原，德宗稍發舒。一日，召載漪、剛毅痛呵，欲正其罪。孝欽云：「我先發，敵將更要其重者。」德宗曰：「論國法，彼罪不赦，烏論敵如何。」漪等亟稽顙。時王文韶同入，孝欽曰：「文韶老臣，更事久，且帝所信，爾謂如何？」文韶喻旨，婉解之，德宗退猶聞咨嗟聲。漪等出，心猶慄慄也。未幾，剛毅恚而死。抵潼關時，德宗曰：「我能往，寇奚不能。即入蜀，無益。太后老，宜避西安，朕擬獨歸。否則兵不解，禍終及之。」孝欽及左右咸相顧，有難色，顧無以折德宗，會晚而罷。翌晨，乃聞扈從士嘈雜戒行，鳴炮，駕竟西矣。德宗首途，淚猶溢目也。或曰，聯軍之炮擊宮城也，德宗冠服欲往使館，孝欽亟止之。德宗曰：「彼軍法文明，往必無害，且可議款。」孝欽以為發狂，疾擁之行。

### 孝欽后逼死珍妃

德宗所最寵幸者為瑾妃、珍妃。二妃為同懷姊妹，珍妃色尤殊。孝欽后以隆裕后不得志於德宗，遷怒二妃，遇之甚苛。一日，隆裕為其父乞督外省，德宗頷之，隆裕退，珍妃以《漢·外戚傳》諷上，事遂寢。隆裕深銜之，日伺其隙。珍妃於上前稱文廷式才，隆裕遂奏孝欽，謂婦女不應干國政，乃廢妃。德宗雖痛之，而無如何也。光緒庚子拳變起，倉皇議西狩。車駕將出發，適珍妃在側，以未預隨扈，目注德宗，嗚咽不勝。忽為孝欽所見，即叱之曰：「汝年少，丁茲國家多故，皇帝蒙塵，若不早自裁，乃猶作兒女子態耶！」立傳旨賜自盡。或云投井死，或謂內監乘亂縛妃投入井，有所主使而歸獄於孝欽耳。

#### 孝欽后受主位所製棉衣

光緒庚子聯軍入都，宮內先朝主位，尚有祺皇貴太妃諸人，禁門以內，不敢驚擾，每日照例進膳。主位等手製棉衣，令太監賚至行在，進呈孝欽后。

#### 孝欽后愚德宗

光緒庚子之役，八國聯軍將不令孝欽后回鑾。孝欽知之，密召德宗曰：「汝為我竊繆素筠妝篋來。」其意蓋欲帝佯為狂愚也者，使外人知之，則己不得不歸也。德宗乃徑至繆室取之。繆不見篋，心知有異。俄頃，孝欽召繆入，手篋而言曰：「汝知之乎，帝瘋矣，乃竊汝篋。」則擇一新者賜之，繆拜謝，然不適於用。他日遇德宗，懇其賜還。德宗曰：「老佛爺所命奈何？」繆固請，乃陰返之。回鑾日，途運之物，有破虎子、舊門板等，悉蓋以黃布，上標御用，見者或疑德宗真狂，不知非也。

德宗素畏雷，嘗命宮人呼勿雷，孝欽聞而笑曰：「是真愚蠢耳！不能治一人，何能治天下。」益輕視之。一日，孝欽在煖宮書字，召德宗入，仰視德宗曰：「汝能書此否？」德宗適旁視，愕然不知所措。孝欽曰：「外間有鴻鵠乎？」德宗曰：「未見。」孝欽曰：「汝亦知祖宗締造艱難乎？」德宗默然。李蓮英跪奏曰：「祖宗締造國家艱難，皇帝嘗為奴才道及，此特懼於聖威，不敢發揚其說耳。」

#### 孝欽后行慈善事業

孝欽后於光緒辛丑回鑾後，好行慈善事業，特發帑銀數萬兩交張百熙、陸潤庠等經理施醫總局。光、宣之際，基金頗富，且有捐款開局施診。

#### 孝欽后嗜小說

孝欽后嗜讀小說，如《封神傳》、《水滸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三國志》、《紅樓夢》等書，時時披閱，且於《封神傳》、《水滸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三國志》節取其事，編入舊劇，加以點綴，親授內監，教之扮演。一日，語侍臣某曰：「我國果得若輩，與以兵權，豈猶畏外國人之槍礮乎？」此光緒庚子拳禍之所由來也。及辛丑回鑾，則於《海國圖志》、《瀛環志略》諸書展誦不輟，意謂可藉窺外人情事也。一日，大學士徐郙入值，孝欽詢以我國所譯東西洋書籍之最佳者為何種，徐謂西國槍礮固足制勝，若政教風俗，則遠不及我國，所譯之書，實荒誕不經也。孝欽頷之曰：「吾亦云然。」

#### 瑾妃游蘇州

光緒庚子，兩宮出狩，宮中秩序頓亂，溥良適入宮，見瑾妃尚在，知為德宗倖妃，挈之至江蘇，寓蘇州拙政園。當時大吏聞信郊迎，諱言為某公主，實瑾妃也。

#### 孝欽后痛惜名人書畫

宮中壁間窗櫺，皆糊名人書畫，有時剝落，則易新者，宮監輩私售諸外，名曰貼落。自道、咸以來，猶未盡易，至孝欽后移居三海時，被人撕毀，恆痛惜之。

#### 孝欽后以村市景自娛

孝欽后在三海，置地□餘畝，遍種野菜，有賣各種蒸食者，有賣茶者，儼如鄉村。孝欽常自以錢購食物，准賣者較低昂，不許跪拜。德宗買食物時，則常吝不與。或曰：「此皇帝也。」賣物者曰：「皇帝孰與老佛尊！」視之而嬉。並有時呼孝欽曰老太太，皇后曰大姑，或曰小姐，或曰奶奶，呼帝曰阿哥，又曰爺。一日，大公主與孝欽弈棋，德宗侍久，頗憊，大公主故作倦態，始命罷棋。

#### 孝欽后受生母拜跪禮

故事，太后母入宮，必行大禮，多不敢受者。隆裕后則側身避之，孝欽后獨端坐受焉，母恨之。母喜淡妝，惡花，入宮，孝欽輒為滿簪於頭，母大恚，後遂不入。

#### 孝欽后崩後情狀

孝欽后崩時，宮中擾擾，聞有混入竊觀者。孝欽尸身，以龍緞蓋之。自海還宮，內監拈香前引者，可數□人。陳尸廣殿中，殿極陰沉，燃微燈，光射數步以外。聞巨喘言，尸身皆黑，似中毒者，有數親貴之眷屬在殿隅坐語焉。

#### 隆裕后與德宗不睦

隆裕后為孝欽后內姪女，孝欽自以由西宮出身，故必欲以家人為德宗后。德宗先已專寵珍妃，又頗不屬意於隆裕，顧以孝欽之強迫指定，遂勉奉之。德宗既不見悅於孝欽，自光緒戊戌變政後，拘置瀛臺，隆裕又非其所悅，一日盛怒，乃將其髮簪擲碎，簪為乾隆時遺物。隆裕馳訴於孝欽，孝欽亦無多語，但令移居己之別室。自此，隆裕遂與德宗隔別。其年月雖不可考，蓋終德宗之身，已□年矣。

#### 隆裕后奉孝欽后命為太后

孝欽后崩時，即指立隆裕后為太后，其遺詔有「軍國大事攝政王當秉承后意辦理」之語，故中間曾有垂簾復活之說。但隆裕頗以攝政王所為不當，詔令人宮申斥也。

#### 瑜貴妃不願稱奴才

瑜貴妃者，穆宗妃也。有幹才，得孝欽后歡，隆裕后亦仰其鼻息。光緒戊申，兩宮俎，隆裕晉太后，瑜妃往見，須伏謁稱奴才，乃大恚。孝欽奉安時，偕珣妃、璿妃謁陵。禮畢，不肯還宮，謂將從孝欽於地下。時攝政王派載振等前往奉迎，妃正色語載振等曰：「皇上是專繼德宗，抑係兼繼穆宗？」振曰：「兼繼穆宗。」妃曰：「既兼繼穆宗，孝欽后及孝哲后今已賓天，則穆宗一系，我為之長。皇上既係過繼，何得獨以隆裕太后為母，而我為奴才？」載振等悚惶，力言請妃還宮，從長計議。妃謂還宮作奴才，不若從孝欽於地下也。珣、璿二妃亦附和之。載振等乃還京，與攝政王、慶王等商定，晉封為皇太妃，不稱奴才，禮請還宮，警蹕而入，妃及二妃均增加月費。此宣統己酉事也。

#### 隆裕后臨終語

隆裕后性節儉，自宣統辛亥遜位後，漸汰內監宮人，頗遭怨謗。瑜妃從而收拾人心，宮中益惡隆裕。故隆裕崩時，僅宣統帝、世續、二三宮女在側而已。大漸以前，語世續曰：「孤兒寡母，千古傷心，睹宮宇之荒涼，不知魂歸何所。」又語宣統帝曰：「汝生帝王家，一事未喻，而國亡，而母死，茫然不知。吾別汝之期至矣，溝瀆道途，聽汝自為而已。」